

花

賊

龙

飘

飘

上



上册

花
贼
龙
飘
票

新疆大学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黑道头号千王之子龙飘飘吉人天相，他不想世袭父辈的神偷绝技，而是靠着一颗“花心”潇洒浪荡地独闯江湖……不多几日，“江湖第一花贼”的桂冠便扣在了他的头上……

龙飘飘之父只越皇门贵宅，专偷名玉足金之宝。而龙飘飘却是只入香闺艳阁，专窃娇娃美女之心……

娇嗔香嫩的武林美女花叶儿，一头撞进了仇人之子龙飘飘的怀里，随着阵阵莺啼香喘、欢爱缠绵，花叶儿的一颗芳心便被龙飘飘轻盈地“偷”走了……花贼龙飘飘“盗也有道”，他本人不想招惹放浪形骸之妇，但他天生人见人爱，无意中又撩动了在江湖中以浪荡野俏闻名的金俏妞，俏妞儿一身滑腻细肤纷呈隐现，万般欲爱尽倾龙飘飘……他也不想招惹亭亭玉

立的怀春少女，而情窦初开的小梅竹更是执迷不返，把初绽的少女花蕾迎向了龙飘飘的俊颊……

一个把江湖浪女娇娃之心全部“偷窃”入怀的小子，能让贪艳喜美的武林大丈夫们等闲视之吗？

为了赢得江湖美女艳妇的香暖芳心，武林中的黑白两道的男人们展开了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血腥火拚……

目 录

第一 章	落花飘零遭蹂躏 (1)
第二 章	狂飈摧芭施淫威 靄靄烟雾睡美人 (39)
第三 章	萧萧霖雨叹脂粉 姊妹花情同手足 (76)
第四 章	溅血泪仇如深海 一夜销魂 (116)
第五 章	空遗香闺恨 睚眦必报 (152)
第六 章	娇唇绽春雷 惊寰龙飘飘 (189)
第七 章	傲笑小叭猫 寒刃屠恶枭 (225)
第八 章	牵牛喇叭花 情到深处 (262)
第九 章	不知人心险 初生春潮 难谱云雨欢 (300)

第十章	醋风泼天吓死人	(334)
	急夜惊变丧魂魄		
第十一章	君临天下展雄风	(370)
	唯我独尊竟成狂		
第十二章	菊泉清脸为明目	(410)
	宽衣解带寻娱乐		
第十三章	绝处逢险	(450)
	龙飘飘吓一跳		
第十四章	阴险狡诈	(489)
	花叶儿耍花招		
第十五章	老马有火是神功	(530)
	烤鸡烧鸭算美肴		
第十六章	放羁红尘	(570)
	追忆当年意		
第十七章	恩怨纠缠	(599)
	雨过天就晴		
第十八章	鸳鸯栖清池	(632)
	蝴蝶向天涯		

第一章

落花飘零遭蹂躏
狂飈摧芭施淫威

天方破晓，微微的晨曦中，蹄声地地自对面的路上传了过来，不一会儿，但见两辆马车不急不慢从晨雾之中冲出，径直向这边驶了过来。这两辆马车，一辆是韩巡抚及其家眷坐车，另外一辆是堆放满了箱笼物品，由管家韩天押护。

二辆马车在金陵第一大镖局“湖海威武”镖局门口停了下来。

伙计们一见镖车到了，抖擞精神，亮开嗓子，齐声喝起镖来。

稍顷，总镖头花常开，人送外号“黑三郎”的花爷，全副武装，带了十名镖师，跨着高头大马，上了路。

经山东、河北、渡黄河，一路无事。

起了约有三四天，来到了湘西“阴风岭”地界。

阴风岭，是湘西地带有名的多事之地，强人出没，虫兽遍地，白道英杰为之扼腕，黑道枭雄为之胆颤。

管家韩天也算半个江湖人物，因此对这名闻遐迩的阴风岭也有耳闻。此刻，他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冲花常开一抱手：

“花爷，还望小心！”

花常开乃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白道上的朋友着实不少，对于这个“阴风岭”自然不会不知。

只是艺高人胆大，说实在的，他还真没有把这个鬼地方看在眼里，因此，对于韩总管的话，他仅只是一笑了之，并不曾有半分在意。

行约半日，到了阴风岭的最令人谈虎色变地带“鬼门崖”。

怪石嶙峋，草木乱生，果是险恶。

花常开不由为之心寒，他一拢马头，刚要吩咐各个镖头们留意四下里有无异常。

却闻听前面坡上唿哨一声，枣林里，乱草丛中，呼呼啦啦钻出了百十个精壮汉子来。

他们各自持了明晃晃的兵刃，堵住坡上坡下的要路，从四面里合拢过来。

盗群之中，拥出一个盗魁，年约四旬，鹰鼻钩眼，生相十分凶恶，青惨惨一张脸，密布黄色细毛，身材矮小，手持一对链子金爪锤。

花贼龙飘飘

这个人毫不含糊，尽步奔出林前，炸雷一声厉吼：

“喂，来的是韩狗官坐车吗？趁早给老子站住！”

此人是队风岭的大当家的“红旋风晃飞天。

可惜，花常开不认识队。

因此，花常开更加不将他放在眼中。久经杀场，经验老到，花常开不慌不忙，吩咐镖师们高举镖旗仿住镖车，然后他唰地一甩长衫，宝剑模佩，暗藏金镖迎上前去道：

“朋友，在下是湖海威武总镖头常开，今护送巡扶家眷返乡，路经宝山，只有随身行李，未有财物朋友网开一条路，改天登门拜谢！”

红旋风晃飞狂得可以，他将眼睛瞪，姓花的，少放屁，老子今儿来，不为针财一为动韩狗官坐车开腹剖心祭奠阵亡兄弟，二为嘛，听黠的说韩大小姐儿长相不赖，讨她做押赛夫人。”

花常开何曾让人如此小觑过，他面色一变，侧身一闪，“铮的一声，长剑已经出鞘。

“红旋风”晃飞天也不是省油的灯，左手一抖，链子锤挟着一股冷风迎头打来。

花常开道：

“好啊！

别怪我花某人连半条命也不给你留。”

身形往左一闪，挺剑锋，直刺红旋风胸口。

红旋风吃了一惊，急忙闪避，不管对方人到剑到，恶

狠狠喝道：

“去死吧！”

五尺长的链子锁，带着三、四十斤重爪锤，便拦腰便去！

花常开没有死！

他若连这三四十斤锤都没办法应付的话，他就不叫花常开，“湖海威武”镖局也早就关门大吉。

花常开不但躲过了金爪锤，并以一股无形劲力，把红旋风撞出了七、八步远。

名家交手，疾如飘风。

红旋风不禁又惊又怒！

花常开疾如旋风，一个箭步，奔到盗魁背后，喝道：“当心背后！”

红旋风不由大惊，如狂风扫落叶般链子锤又击了过来。

“红旋风，你如果不贪功，咱们还可再战。”

剑花一绕，便向红旋风双足斩来！

“他妈的混蛋！”

红旋风慌了手脚，往上一拔，花常开用力往回一拉，一只链子锤已经被他夺走，向外一抛，急如弹丸，飞出七八丈外！

“哎！”

链子锤掉下之时，无巧不巧，打在一个喽罗头上，当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

花贼龙飘飘

群贼不禁鼓噪！

这么一来，红旋风只剩一只单锤他如何应战？

当下恼羞成怒，大喝一声：

“兄弟们上，管狗屎江湖规矩！”

君贼一声大咤，一窝蜂围攻上去！

镖师们早有防备，见此形势，各个亮出了兵刃，才一上步，便被对方挡住！

群贼分成了两队，一队围攻镖客一队来抢坐车！

花常开见贼不按江湖规矩。

竟然恃众杀上，怒不可遏运气丹气，大喝一声，一个“黄鹤摩空”之势，拔高三丈！

他人在半空中，左手一扬，“铮铮铮”数声，射出无数飞镖！

“哎……”

贼人立刻惨叫连声，已有七八个跌翻在地。

群贼一阵大乱！

花常开疾如鹰爪，身形落下时，又见倒下五、六个贼人，其他人纷纷后退。

花常开那口长剑，如龙蛇飞舞，白光一团，滚来滚去有如排山倒海之势。

剑光闪处，林前坡下，尽是些折肢断臂之贼。

他进如游龙，退似翻凤，潇洒自如。

红旋风作梦也想不到，他有如此惊人武技。

“总镖头，快来帮忙！”

闻言，花常开回头一看，发觉“龙成”形势不利，大喝一声，身形一拔，落在龙成面前。

他一个箭步，抢到二贼身边，比两下招式，便化解危局。

“杀啊——”

就在他救援的刹那，群贼喊一声，如潮水般又涌上来，直奔韩巡扶坐车。

十名镖师左支右拒，那里抵挡得住。

花常开忽然想起，贼众我寡自己纵有通天本领，也不济事？

于是定睛一瞧，见红旋风站在一株大树后，一边大骂花常开，一边呼喝手下上前冲杀。

因此，脑海里闪过一个“擒贼先擒王”的念头。

花常开拿定主意，身形一闪，已到了红旋风面前。

红旋风正骂得兴奋时，忽觉眼前一花，当头人影飞落。

“毁了”两字还未叫完，人已仰翻倒地！

他左助“气穴”被花常开点住！

红旋风被点倒后，花常开一把提起他，喝道：

“不要红旋风命的尽管上来！”

群贼愕然，纷纷退后。

花常开见单刀会鲁肃之计，果然得逞，心中大喜，道：

“你们这些狗贼，打不过人，以多为胜，花某要大开杀戒！”

花贼龙飘飘

言罢，单手提住了红旋风双脚，风车似的转了几下。

红旋风头昏眼花，连忙叫道：

“花大人饶命，花大人饶命，我红旋风眼睛给了屎糊住，不识鼎鼎大名的花大侠，请花大人大量，高抬贵手，我便叫他们退下，从此不再与韩大人为难！”

口说无凭，以行动表示！

“是是是

那就拜托花大位放我下来！”

花常开这才把他放下。

因为他被点住活穴，口尚能言，身子却毫不能动一下。

他便躺在地上叫道：

“弟兄们，放下武器，让花大侠过去！”

群贼果然听命，纷纷抛下兵刃

刹那间丢满了一地刀枪

“龙成，押着镖车先走！”

花常开一声令下，镖师们重新骑上车，护着韩大人坐车，迅速离开了。

花常开留在最后，待镖队走远了之后，才解开红旋风穴道，策马飞奔赶了上去。

经过一场恶战，花常开始意识到此次任务之重，他不由到了当初韩大人找上门去情形——

金陵。

我国历史上六大古都之一，建都的时间最长，朝代也

最多。

因此镖局林立，像金枪“高成山”的四江镖局铁钩“陈百家”的虎啸镖局名声响亮。

不过，比起“湖海威武”，那里人强马壮，威震黑白两道的声势，简直无法相提并论。

家镖头名叫“花常开”，他从十七岁热闹掌镖局身经大小四十一战，到今未曾失败过。

花常开长得高大梧生性豪爽，一张性格的脸孔，凡是见过他的人，不得不承认他是男人中的男人。

湖海威武镖局收费合理，凡托保的客商货物，从来没有出过贫子，所以只要找上他，可以说是铁的保证。

这天，有个管家模样的人，前来湖海威武镖局要找花常开镖头。

花常开热情地接见，并问：

“光临镖局不知有何可效劳之处？”

那人回答：

“花总镖头，在下是前巡抚韩展洛大人的管家韩天，我家老爷年老思乡，一心想回故里……”

“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人本如此。”

韩天断续道：

“但风闻北六省，绿林强盗甚多，我家老爷在位之时为官刚介，严办过不少马贼”胡菲因此担心中途，贼人对他留难加害，故愿出纹银三百两，请贵局户送到成都，酬金微薄，总镖头能否接受？”

花贼龙飘飘

花常开豪迈道：

“韩大人为官清廉公正，令人敬佩，别说有三百两报酬，就算是没有，我花某人也接定了！”

“花总镖头不愧人称黑三郎，韩天先替我家老爷拜谢。

韩天又低声道：

“这趟行程最重要的还是个酒坛子，务必请花总镖头多留意！”

“酒潭子！”花常开一怔！

天下最可怕、神奇、怪诞的武器是什么？

是不是霹雳弹？

不是

是不是夺魂扇？

也不是！

是乌月剑吗！

更不是，这些武器虽然都很可怕，却不神奇，也不怪诞。

那最可怕、神奇、怪诞的武器是什么？

是一只酒坛子……

镖队来到峨嵋山下，山下有一个小镇甸，叫“祈村”

此时，天色已近晌午，阴云密布，大雪纷飞，人马冻得口中直呵白气。

因为西面就是峨眉山，花常开想在天黑之前通过，到达石门县宿歇。

花贼龙飘飘

但是。

人马都走得十分饥饿，于是便在祈村选择了一间小饭铺，吃了午饭。

天气苦寒，每人都想喝两壶酒。

花常开惯走江湖，知道酒能误事，何况峨嵋一带，是强人出没的地方，于是限制大量喝酒。

不过，每人只准喝两三杯，花常开以身作则，只喝了一杯。

龙成从来不喝酒，连半滴也不沾。

众人吃饱午饭，继续起程，果然平安过了峨嵋山。

“大家加快脚步，赶一程！”

只差三十里便到石门，花常开因为冬日短，恐防天黑到来不好走路吩咐人马加快，果然在日落前，到达了高迁，距离石门十里。

花常开心中大口喜，以为一行人马，定可以在天色入黑之前，赶到石门宿歇。

高迁有一道险恶的山沟，花常开叮咛道：

“此地险恶，大伙儿留之神？”

镖师们奋勇开路，把镖局口号得震山响。

花常开坐在一匹高头白马上，忽然迎面一阵冷风吹来，花常天在马上，觉得头脑有些刺痛。

“咦，怎么搞的？”

他起先以为在路上吹了风，不以为意。

“哎哟……”

花贼龙飘飘

怎知不一会儿，所有镖师趟子手，竟像传染病一般个个喊起头痛来。

只有龙成一个例外。

原来，他们在用饭时候。

已经中了奸人诡计，酒内完全下了剧烈毒药，幸好花常开限制众人喝酒，不然的话，这一行人未过峨嵋山，已经完全倒下了。

龙成滴滴没有沾口，自然没觉得怎样。

花常开在马上越走头越晕，镖师们各捧头呻吟不绝。

花常开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陡然高声叫道：

“惨啦，中计了！”

一言未了，险恶的山沟内，“当当当”突然一阵铜锣疾响。

紧跟着，火把通明，四面八方，拥出百余名的盗匪来！

他们各个都是短装劲服，头戴皮帽，手执明晃晃的刀枪，为首那个贼头，面如锅铁，身材高大，穿着老差别皮袄，手提一对锯齿钩镰刀，直像丧门神一般。

他厉声大叫：

“大胆镖行，竟然见山不拜，若不教训你们，不知我黑判官的厉害，留下镖来！”

花常开忍着心痛，提剑下马，回头吩咐伙计护住大人车子，上前向那黑判官一拱手说道：

“朋友高姓？”

在下是金陵湖海威武镖局的花常开，事前莫知你老